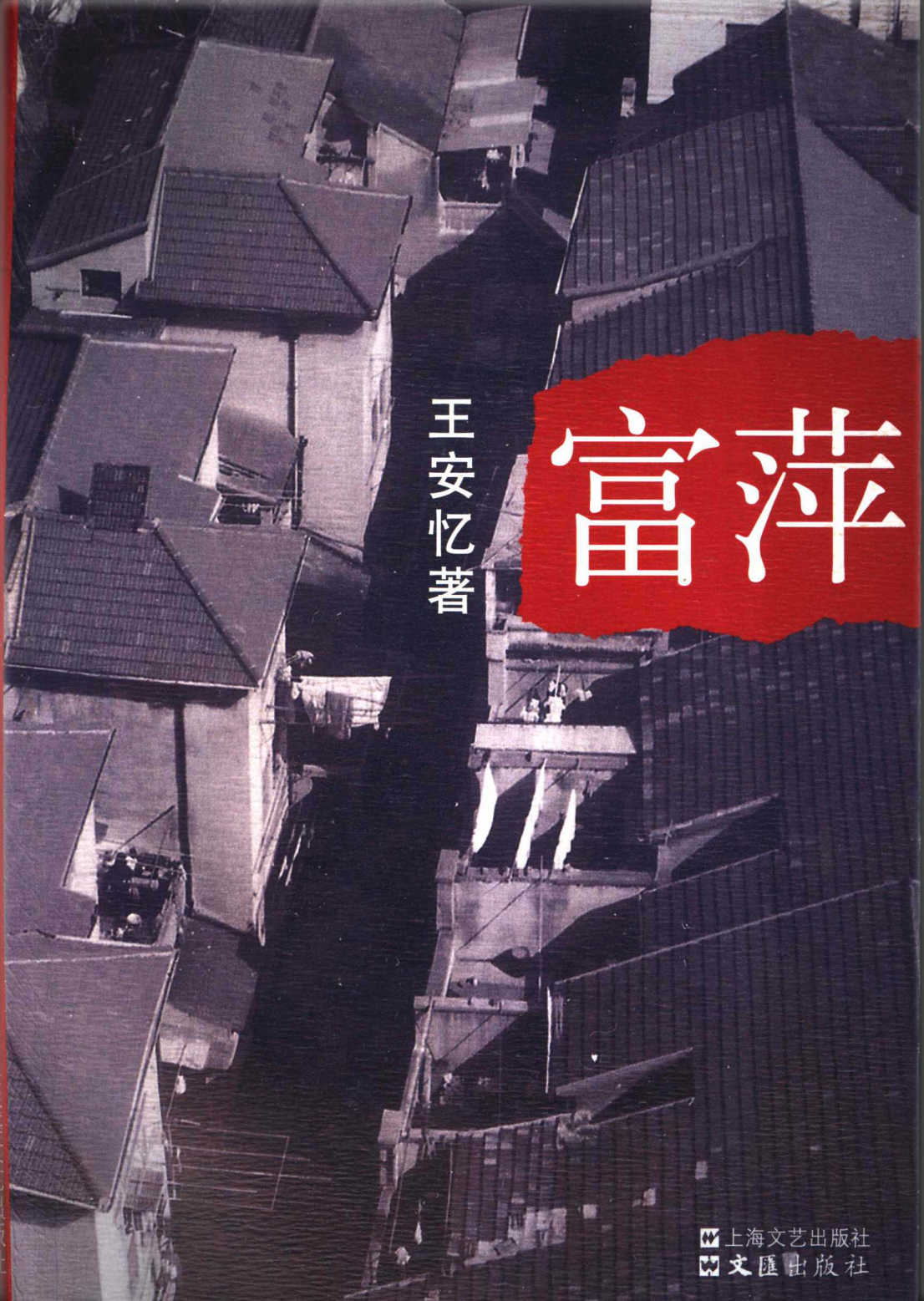


An aerial photograph of a dense urban area, likely in Shanghai, show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with tiled roofs and a narrow river or canal winding through the center. The image is in black and white, with a red banner overlaid on the right side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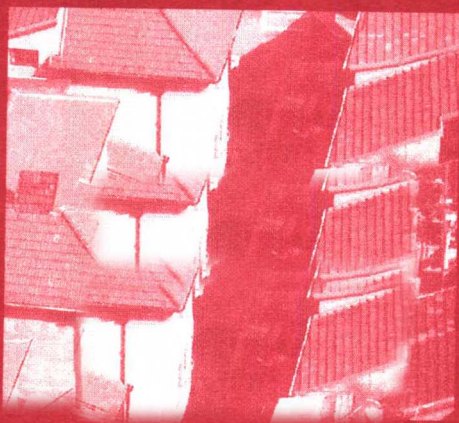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忆著

富萍

上海文艺出版社
文匯出版社

王安忆 著

富萍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富萍/王安忆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5. 8(2005. 10 重印)

ISBN 7-5321-2878-4

I. 富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5694 号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富 萍

王安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文 汇 出 版 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625 插页 2 字数 129,000
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6,101—12,200 册

ISBN 7-5321-2878-4/I·2214 定价: 1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目录

奶 奶 / 1
东 家 / 11
富 萍 / 21
吕 凤 仙 / 31
女 中 / 41
女 骗 子 / 52
戚 师 傅 / 62
祖 孙 / 72
舅 妈 / 81
孙 达 亮 / 92

小 君 / 103
剧 场 / 114
请奶奶看戏 / 125
过 年 / 136
年 后 / 147
孙 子 / 157
不 辞 而 别 / 167
舅 甥 / 177
母 子 / 187
大 水 / 198

奶 奶

这天下午，富萍到了奶奶帮佣的人家里。弄堂里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，皮鞋底擦着水门汀的地，有一点回声从弄堂的壁上碰回来。下午三四时许的太阳光，黄黄地照耀着。小女孩的衣裙，在太阳光里，变得很美丽。富萍依着奶奶信上的指点，走到弄堂底处的门前。门开着，富萍迎门一站，挡了光线。门里面走道上，坐了几个女人。看不清她们的脸，她们身后有一些光照进来，画出了轮廓。其中有一个，站起来，向富萍说：来了？富萍就叫了声奶奶。

奶奶是李天华的奶奶。也不是亲的，是将李天华过继给她做了孙子的。当时，媒人上门给富萍说亲时，特别强调两点。一是李天华是初中生，二就是她奶奶在上海做保姆。所以，虽然现在弟妹多，李天华又是老大，家里难免穷困些，但并不是完全没希望的。奶奶很早死了男人，没有儿子，一个女儿总是人家人，这样，就只有一个孙子是她的后人，孙子的初中就是她供的。奶奶十六岁起就到上海帮佣，至今三十年，算得上是个老上海了，是个有身份的奶奶。富萍的爹妈死得早，是跟了叔叔

婶婶生活,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看得很重,又不好嘴上过问,只能用心。给她说亲,她就低着头,不说好,也不说不好。人要上门来,她则死活不露头,钻在要好小姊妹家一天,等人走了,才回家。若要带她去人家里看,她当然更不去了,无奈,婶婶只得自己去了。心想,可别耽误了丫头的大事,叫人说做叔婶的不把侄女儿的一辈子当一辈子。回来,再一桩桩说给她听:老人如何心慈,弟妹如何听话,大妹妹已经说好了人家,隔年就要翻房子,等等,等等。她还是不说好还是不好。一直等人说到了李天华,她才没躲。李天华来的这一日,在家煮了饭,烧了茶。她从低着的眼睑下,看见一双黑布鞋,并得拢拢的。鞋不大,有些瘦,略尖的圆口,衬着白纱袜,脚背高一些,不是一双下惯水田的脚。那种宽扁的脚掌,扒得住泥和水的。她就晓得这不是一个吃力气饭的人。后来,媒人就送了彩礼来。彩礼除去一般的毛线、衣料、花线,还有一份盘缠,是奶奶让她去上海玩一趟。这样,富萍就来到了奶奶这里。

奶奶说是奶奶,看上去比富萍的婶婶还要后生些。奶奶的头发很黑,前面看像是窝纂,其实是将短发顺在耳后。身上的褂子是蓝布的大襟褂,长钮,立领。奶奶的脸色不是城里人那样的白,也不是乡下人的黑,而是黄白的。脸盘比较丰满,皮肤绷得很紧,但并不是细嫩的,有些老,不是苍老的“老”,而是结实的意思。奶奶的手也是这样,骨节略有些粗大,皮肤也有些老。奶奶说话口音已经变了,不是完全的家乡话,但也不是上海话,而是夹了上海话的乡音。她走路腰板挺直,坐在椅上吃饭做事腰板也是直的,但一旦弯下腰,那叉开腿下蹲的姿势,就

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。奶奶的五官也是这样。她是那种不怎么鲜明的疏眉淡眼,有些富态,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。但当她说话时,下唇微微前凸,上唇有些吊,露了点齿,依稀又变成了乡下的泼辣的女人。她的一个眼角上早年受了伤,没有落疤,只是使眼尾往里陷了一陷,形成一个坑。于是,眼睛往某一个角度看的时候,就有些“乜斜”的意思,有一点泼辣的妩媚。总之,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,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,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,而是一半对一半。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,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。她们走在马路上,一看,就知道是个保姆。

在她们扬州乡下,女人历来有出来做保姆的传统。有做长的,也有做短的。像奶奶这样,已经在上海落下了户口,成为正式居民,四乡八里也有一些。她们大都是年轻时守了寡,或者男人没出息,荒唐,而且没儿子的,就像奶奶这样。她们没有靠头,只有靠自己。她们出去久了,难得回来。要回来,也住不长。已经不服此地的水土,不是拉肚子,就是身上发疹子,所以立即就回去了。回去的时候,多半会带着一两个女人,带到上海去,替她们也找个东家。还有时候,她们从上海写信来,让谁家的女人去上海,也做人家。渐渐地,她们乡下的人,在上海就有了许多。而且是在差不多的地段做。东家和东家,有一些还是亲戚熟人,常常有得见面。这样,出门在外的生活,就变得容易适应了。

奶奶在上海三十年,基本是在西区的繁华闹市,淮海路上做的。她也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,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做是

荒凉的乡下。其实,在那边缘的地方,比如闸北、普陀,倒是她们家乡人的聚集地。那大都是在历年的战争和灾荒中,撑船沿了苏州河到达上海的船民。他们找了块空地,将芦席卷成船舱那样的棚子,住下来,然后到工厂里找活干。上海的产业工人里,至少有一半,是他们。但奶奶与他们向不往来。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见,认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。

奶奶在上海西区里做了几十年人家,各式各样的人家她都见识过,所以她真的是很有阅历的。她曾经在一个越剧女老生家做过,女老生是拿包银的,收入颇丰。她的先生则是个美容医生,开私人诊所。两人没有孩子,住一套外国侨民的公寓。公寓的看门人是印度人,开电梯的也是说洋文的。所以,奶奶她便也学了几句洋文,“早晨好”,“谢谢”,“来”和“去”什么的。她不用烧饭,也不用洗衣服,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细毛刷子,刷几堂红木家具雕花和贝嵌里的灰尘。她做了不久就出来了,她是不惯这样的清闲,而且没有人气。接下来的一户人家,是在淮海路略向东去的一条长弄里。家境很平常,孩子很多,男人一个人挣钱养家,在外滩的洋行里做事。她和女人一起忙家务,带孩子。那女人面色憔悴,衣衫不整,看上去倒更像是个下人。家里没一天不愁柴愁米,经常拖欠她的工钱。不久,男人又患了肺病,回家休养。奶奶不顾那女人哭泣挽留,坚持辞了出来,非但没要最后一月的工钱,还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些汗衫短裤。这样糟践的日子,她也不能过。她还做过一户中等人家,夫妇俩都有工作,带四个孩子。夫妇感情特别融洽,男人对女人好到了“腻”。专为女人订半磅牛奶,早上煮给她吃。她

嫌膻气,不吃,他就用调羹舀了喂到女人嘴边。如此亲热,就把孩子冷落了,所以,这四个孩子一上来就和她亲,她也喜欢四个孩子的乖,但她还是坚决地辞了出来。她看不得那男人的肉麻样子。她早年丧夫,一直过着清寡的日子,眼里揉不进沙子。只是舍不得那几个孩子。后来,她到了别家人家,那几个孩子还来看她。她就介绍他们与新东家的孩子玩,做朋友。新东家和旧东家只隔一条马路,新东家所在的弄堂则要高两个等级,是公寓弄堂。新东家是做医生的,那时候,已是一九四九年以后,他关了私家诊所,在一家市立医院出任院长,上下班有汽车接送。这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,就从来没和她说过话,也不同她一桌吃饭。她倒是器重这样的男人,有身份。女人也是好的,和气,大方,从不当了孩子和她,与男人起腻。只是那三个孩子太张狂。大的是个女孩,刚上中学,已经学着摩登了,烫头发,戴胸罩,穿她妈妈的丝袜,老是责怪奶奶洗坏她的衣服,摆出大小姐的派头。下面两个男孩,稍好些,但也是傲慢。旧东家的孩子来玩,他们并不理睬,而是兀自弹琴,将琴弹得飞快。看那旧东家的孩子瑟缩在一边,她就很心疼。不过,到底是孩子,装样也装不了,渐渐也玩到了一起。有一天,先生早下班回到家,见有陌生的孩子在家里玩,当面没说什么,过后就让女人传给她,请那几个孩子以后不要再来了。这使她非常不快,略过些日子,就找个由头辞工不做了。她虽然也不是那么不势利,但她很自尊,见不得太傲势的人。

她在上海已经很自如了,自信在保姆这一行里,只有她挑人家,不会人家挑她。而且她拿定了,只在西区的淮海路上做,

只做上海人,那些说山东话的南下干部家里,她是不做的。曾经有人介绍她去虹口一个军区大院里,给一个司令家带小孩,工钱很高,可她只去看了一眼,就决定不做了。她看那司令家住一栋楼,家里也没什么家具,地板倒是打蜡的,沿墙放一圈沙发,像机关的会议室。厨房很大,却清锅冷灶,连水都不烧,由几个男兵到开水灶提开水。饭是到食堂去吃的,还吃的不是一个食堂,司令吃一个,司令的女人,也是个军人,吃另一个,小孩子再吃一个。不是居家过日子的样。她过不来。她又不喜欢军营的环境,也不是居家的环境。她从大院里出来,走在空旷的天空下,路上也是空旷的。一眼望过去,不见一个人,也不见一户人家,十分的荒凉。这算个什么鬼住的地方!她心里骂。在乡里,也还有个塘,塘里有鸭鹅,田里有做田的人和牛。走走,就有了村子,村子里有炊烟,有母鸡打鸣,有北边飞来做窝的燕子。老远望过去,就见红砖房一座一座的。红砖是只在窑里烧一遍的粗砖,不如青砖细密结实,但看上去,丝丝杨柳中间,则分外妖娆。奶奶想起了扬州乡下的情景,多么有颜色啊!一辆军车开过去,扫起一片尘土。她的身上脸上已经蒙了一层,灰头土脸的。

到了四川北路,海宁路一带,奶奶的思乡病就好些了。街道重又狭窄起来,有了店铺,行人,电车,汽车。从弄口望进去,可看见晾晒的衣服,玩耍的小孩,厨房间里的油烟味,也漫出了一些。那里面是奶奶比较了解的生活。但虹口的楼房却过于整肃高大了。那种红砖的墙面,挂着小小的黑铁栅栏的阳台,更显得墙面的大、宽和陡峭。弄堂也是宽和大的,显得比较宏

伟。那种骑楼，也有着压迫感。人呢？像比较杂沓，连相貌都是杂的。因为杂，总体就显得眉目不端，有几个相貌好的，埋在里面，也显不出来了。她总归是看不惯。走在海宁路桥上，桥下是苏州河开阔的一段，可见远处的船只，挤挤地驶来。她也闻不来这种河水的腥气，还有带潮气的风。她回到淮海路上，才觉着心定了。那些较为短浅的，新式里弄房子，可看得见弄底。街道是蜿蜒的，宽窄得当，店面和店面挨着。有大楼，却不是像虹口，邮政总局似的森严壁垒。而是只占一个门面的门厅，从外可见电梯的开阖升降，电梯边上的大理石的楼梯，拐弯角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，光正好照进来。门厅里开电梯的和门房说着闲话，激起一些回声，走过去，就可听见一两个字。街面上也很繁荣，但不闹，人来人往的，大都是本地段的人，所以，就不杂。这里的格局，要小一些，因此，相互就有呼应，是住人家的地方。这里的人，长得也好，文雅。不像虹口的人那么，有些粗粝。这里的人也会穿衣服，倒不是一味地摩登，而是见过摩登的世面，反倒安静下来，还略有点守旧。

奶奶走在这里，思乡病完全好了。像方才说的，她已经染上了这城市市民的脾气，抱有成见。可谁能说她不是这里的市民呢？她要比那些年轻人更熟悉这城市。你听她说说她的奇闻异见，是你做梦也想不出来的。光是这条街上的，就够你听一大阵子的了。有拍花子的故事，就是说，有人往小孩子头上拍一下，小孩子就迷失了方向，眼前只剩下一条道路，跟着那人走，走，最后走不见了。有夜半鬼叫的故事，并且有名有实，就是某弄某里的老太，夜夜听见鬼叫，一直听了半年，然后就死

了。还有主仆情奔，还有杀夫，等等的。她还会说许多戏文：祥林嫂，王魁和敫桂英，梁山伯和祝英台，杨三姐滚钉板。这些戏文大都来自这城市的市民剧，越剧。她甚至还会唱上两句呢！说出来不怕你不信，连美国好莱坞的电影，她都看过。比如，卓别林，她就知道。发的还是美国音：“俏别林”。但她并不怎么爱看美国电影，因为美国电影大凡是皆大欢喜的结尾，而她崇尚悲剧。一说起那些悲惨的剧情，她的眼泪就下来了。她帮佣人家的小孩子，都听过她的故事。她讲故事，很合小孩子的口味。她并不严格地按照情节顺序来，多是些片断，七跳八跳的，但是，却有着强烈的气氛。她特别善于渲染恐怖和凄厉。比如，祥林嫂，她着重的是捐门槛这一段，强调阴世间两个丈夫分割一个女人的情节。王魁和敫桂英，是敫桂英还魂的一节。梁祝呢？是“劈坟”。杨三姐滚钉板的一幕尤为惨烈。小孩子听得煞白了脸，团在她身边，又怕又要听，不停地求道：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。

奶奶有时也会讲她们乡下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也是恐怖的，是另一路的恐怖，透着乡俚气。奶奶乡下的乡俚气，多少有一些妖冶，不完全是质朴的。所以，听起来，也有些像舞台上的戏文，很有颜色。有一个是关于娶新娘子的，红颜绿色的迎亲队伍里，走着一顶花轿，坐着凤冠霞帔的新嫁娘，可她偶一抬头，回眸之间，却一龇牙，露出了鬼的真相貌。就这样，她将噩运带进了这户农家。还有，小鬼寄生的故事。这家夫妇，生下孩子总是夭折，至多养到一岁，夫妇俩伤透了心。后有通灵者授计，再生下孩子，就用剪刀剪掉他的脚指头，好叫他走不上门来。

于是,那对夫妇便照办了。剪刀夹住婴儿的脚指头的时候,婴儿突然睁开眼睛,那是一双成人的眼睛。这是最恐怖的一刻,故事的高潮。再有,垂死的人看见了阎罗王派来的兵将,提着铁链来拴他走。那铁链的叮当,兵器的铿锵,被奶奶描绘得又是狰狞,又是威风,像戏台上的武戏,艳绝。

这些故事,是和奶奶的遭遇有关系的。她早早死了男人,两个儿子相继死去,她自认是命苦且命硬的女人,一生只有靠自己。多年帮佣,她是有些积攒,但也经不住三亲六戚来讨来借。借也是讨,不过说起来客气些,借去是不会还的。有多少人靠在她身上啊!女儿说了婆家,女婿要读高中,要她供。外甥子在县剧团学戏,头三年只管吃和住,穿的,也要她供。妹夫生绞肠痧,开刀,又是她的钱。现在,孙子说媳妇了,就更要她开销了。

她过继孙子时,上海的一些老姊妹,都劝她不要。现在就是人靠她,将来靠人能靠得住吗?不过是增添些要钱的户头。她现在做的这家东家,也劝她不要,不如自己把住钱可靠。还带她到银行里开了个折子,让她往上存钱,乡下人来要时就说,钱在折子上,不到期不好拿。可她还是过继了孙子。孙子其实是侄孙,她大伯子家的孙子。这年女儿就要出嫁,一嫁出门,房子就归她大伯子了。有了孙子,虽然还是归大伯子家里,但也是她的家。她老了,做不动了,回乡下了,就名正言顺地住进去了。为了这一天,她很有心计地给女儿结了一门姑表亲,亲家是她的哥嫂家。再退一步说,孙子不认她,娘家兄嫂也得收留她。虽然在上海做了三十年,有了上海的长住户口,但她不得

不做告老还乡的打算,她这样借钱送钱,究竟也是为了临到那时,众人念她的情,不嫌弃她。有一阵子,乡里传出女婿和班上女同学相好的事,她托人写信去责问。女婿回了一信,信上说:“喝水不忘掘井人。”晓得是小孩子嘴乖,可这话还是说到了她心里头。奶奶不就是个掘井人吗?

东 家

富萍来之前，奶奶就问过东家了。奶奶说，孙媳妇在这里吃，她少要五块钱工钱。东家很豁达地说，不过是多放双筷子，算什么钱，反正家里吃什么，她也跟着吃什么。奶奶晓得东家是好说话的东家，所以才开这个口。

东家夫妇俩都是机关里的干部，也是从解放军里出来的，但籍贯是江浙一带，所以就那些山东南下的干部不同些。他们很适应上海的生活，在奶奶这样的保姆指导下，他们的吃穿起居很快就和上海市民没什么两样了。但他们却又和上海一般人家有所不同，他们比较开放，没什么成见。所以奶奶说什么，他们就信什么。原先他们过的是一种供给制的生活，就像奶奶在虹口的大院里看见的那样：住公房，吃食堂，小孩子有组织上配给的保姆带，他们对家务不必操心。现在，他们就将家务全交给了奶奶去管，继续过着省心的日子。而奶奶呢？则成了当家人。因为这，奶奶原谅了东家的一些不到之处。比如，师母——奶奶按着旧称叫东家，开始东家有些不惯，后来也就应了——什么衣服都拿给她洗，包括内裤，这是有点坏她规矩的。她是个守寡人家，就像是出家人那样洁身自好，像女人家

的内裤，多少带有着秽物的成分。可她也洗了。她知道师母这样解放军出身的人，大多不大懂规矩，不是有意为之。再说，他们真把她当自家人呢！她扬州乡下来人，师母从来不多话的，见了还很和气地点头，留饭，很给她面子。奶奶在上海滩上做了多少人家，这样的新式东家是第一次遇到，她是喜欢这东家的。

新东家的宽容与开放，却并没有让奶奶松懈规矩，她一样的勤勉，恭敬，如同服侍旧东家那样服侍新东家。她每晚都给先生端洗脚水。先生是个老实人，话不多，比师母更不管事，见她端洗脚水来，不由惶惶然的，又没法阻止，只得由她端来。一径洗好，又端了走倒去。时间长了，便也惯了。奶奶还做主将他们的某些好衣服送去洗染店洗烫，反正家里开销都由她掌管。家里来了客人，她照规矩泡了茶端上，却并没有照规矩退下，而是在一旁坐下来，不走了。她做着针线听东家和客人说话，说话的内容是她感到新鲜的。她听得很有兴味，有时候还会插上几句。她的插言也使东家的客人们感到有趣，因为有着一种他们陌生的见识。而且，这些客人大都从解放军出来，有的，如今依然在解放军里，他们抱着平等的观念，并不将她当下人看。看上去，她不像这家的保姆，而像是这家人一个终身未嫁，抑或守寡的姑妈和老嫂子。像东家这样的上海新市民家中，有许多是这样，从家乡带出来一个单身的亲戚，帮助操持家务。

东家的家境，是那种既简朴又阔绰的家境，也是干部家特有的。他们没有家底，薪水却不低，还是双职工。他们住淮海

路上的新式里弄房子，一间底层朝南的大房间，一间朝北的小房间。大房间里带一个小花园，照理是他家独用的，可他们很大方地将它开放了。所以，隔壁的人家，还有二楼的人家，也可走过他们的房间，进入小花园晾晒衣服。房子是蜡地钢窗的规格，房管处每季度定期来打蜡。在锃亮的保养很好的细木条地板上，放着他们从单位租借来的白木家具，钉着标了号码的铁牌。床上铺的是从军队里带来的白布床单和绿军毯。大房间的窗上没挂窗帘，朝北的小房间，因是夫妻俩住，又对了弄堂，才挂了一幅花棉布做窗帘。后来，渐渐地添了几件家具。一件是楼上买了一个大橱，尺寸太大，无论如何抬不上去，任何一个角度，都在楼梯拐弯处卡住，无奈，就与楼下商量，转卖给他们。他们欣然答应，连价钱都没问一下。他们花钱向来是不考虑的。这个大橱十分气派，漆成橘黄色的水曲柳贴面，边缘勾着简洁的线条，无脚的西洋的款式，对开门，镜子镶在里面，一边挂大衣，一边是抽屉。老实说，这个大橱和他们家一点不配，是配那种洋派的资产阶级人家。然后，他们又买了一个三人长沙发。奶奶一看这沙发，就晓得是什么价钱了。钢管镀克鲁米的沙发架，木头的流线型扶手。坐垫和靠垫的席梦思，奶奶手一摸，就摸出里面是怎样的小弹簧，又是如何排得密，又软又不会一坐一个坑。沙发面是绿平绒，绒头相当细密，又柔软又硬扎。奶奶想，这也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才用的。沙发在他们家里，也大不配，可毕竟增添了一点生活的气息，不像是马上就要开拔的临时样子了。再后来，奶奶要求厨房里放一张桌子，好切菜用，就把单位租来的饭桌搬进公用的厨房，吃饭呢？再买一张。